

中国考古探秘纪实丛书

岳南◎著

越国之殇

广州南越王墓发掘记（修订版）

西汉初年，曾盛极一时、威震万里边陲的南越国在西汉版图上消失了。但是，令后人格外关切和念念不忘的是，南越王赵佗及其子孙的墓葬连同陪葬的无数奇珍异宝到底匿藏于何处？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越国之殇

广州南越王墓发掘记（修订版）

岳南◎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国之殇：广州南越王墓发掘记(修订版)/岳南
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中国考古探秘纪实丛书)

ISBN 978-7-100-08795-7

I. ①越… II. ①岳…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6272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越国之殇

广州南越王墓发掘记

(修订版)

岳南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8795-7

2012年8月第1版

开本 700×1000 1/16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9¼ 插页 11

定价：48.00元

序 一部走出象牙塔的成功之作

岳南先生的新作《岭南震撼》（商务版书名：《越国之殇——广州南越王墓发掘记》，下同）在付印前托友人将书稿转给我，并嘱在他新作的卷首添几句话。这使我犯难了，写什么好呢？一时思绪万千，因为我与南越王墓有不解之缘，说来话长了，唯有长话短说吧。

回想起来，我自1953年初参加田野考古工作，开始踏入文物考古之门。从那时起，我就梦想自己能有幸碰上发掘南越王墓的机会，由此而“朝思暮想”足有三十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1983年峰回路转了，一个偶然的机遇，在广州市车水马龙的解放北路象岗一个建筑工地，南越王墓被发现了！自从发现这座王陵之后，我们参与勘探、发掘、整理考古资料、修复出土文物、编写发掘报告与专题论著，又忙于筹划古墓原地保护、就地兴建古墓遗址博物馆、筹组在国内和出境的出土文物珍品展览等一连串工作。转眼又过了十多个年头，说起来又是“得来实在费工夫”哩。在这十余年中，有些日子确实是为了它而废寝忘食，但虽苦而无怨，累而不怠，何也？我们认为：值得。虽然，已发现的还不是南越开国之君赵佗的墓，而是二主的墓，但也是难能可贵的了。岳南先生以《岭南震撼》作为他新作的书名，我觉得南越王墓的发现，不仅令岭南震撼，而且令中外震惊，因为它的文物价值实在太重要了。正如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先生说的，南越王墓有三个至为难得：首先，从建国后的考古发掘所见，凡属大型的墓几乎都被盗掘过，十室九空。而南越王墓未受盗扰，保存完好，实在难得；其次，发现时墓内未遭任何扰乱破坏，这对科学研究有特别重要的价值；还有，这座石室墓是岭南发现规模最大、随葬遗物最丰富、墓主

•

人身份最高的西汉大墓，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均为主人入传，因而墓主的史事清楚，年代精确。试看，建国五十年来在各地发现的大量汉墓中，有几座墓的主人是在《史记》、《汉书》中有传可查的呢？

另一方面，南越王墓发掘后已出版有《西汉南越王墓发掘报告专刊》，台湾光复书局出版了《中国文物考古之美——岭南西汉的宝库》的专著。出土的文物珍品又先后在北京故宫、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院与历史博物馆以及境外的日本、德国等多个地方举办专题展览，都有精美的图录刊行。在围绕墓主人身份的考证等问题上引发学术争鸣的文章连篇累牍，虽未刻意经营，却已构成了南越王墓学术研究的系列。这样的学术效应，在岭南的考古发现中，至今仍无出其右者。近日，还接到一个信息：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第二十届年会在北京召开，南越王墓博物馆被大会属下组织评定为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秦代造船遗址、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王墓被誉为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这三个重要的秦汉文物史迹已由国务院公布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

《岭南震撼》又为南越王墓学术研究系列增添一本别开生面的新作。我认为这本书有如下几点是值得称道的：

一是具有可读性。本书以发掘报告为蓝本，结合作者大量调查、采访中得来的与发掘相关的人和事等素材，采用纪实文学的手法，将发掘的全程分层铺开，在关键的地方切入秦汉期间的历史背景、南越国事件与南越的历史人物等。在叙说古墓各部分的发掘过程中既见现场，又见人、见物、见史，情节生动。即使不搞考古的人也能读懂，并读出兴味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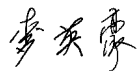
二是史物结合。全书按发掘的先后分章，各章紧扣“史物结合，以物带史”的原则。本书是一本文学作品，所以它可以不必依循考古发掘报告专刊对遗址与遗物要客观、要全面的报道规范要求，又可以根据情节的需要对遗迹遗物等自由取舍。作者刻意把相关的考古学知识与历史的基本事

实巧妙地结合起来，穿插到各章节之中，夹叙夹议，娓娓而谈，这就摆脱了发掘报告或专题研究难以避免的冗长与涩味；同时，又有别于一般以精美文物图片为主体的各种图录与图册。

三是具有相应的学术水平。作者注意了南越王墓发掘后对墓主人身份、世系等问题而引发的学术争鸣，把各家不同意见一一列举，作者对此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让读者有个明晰的了解，启发读者的思考。书后又附“主要参考文献”，汇编了与研究南越王墓有关的书刊、论文等目录，注明出处，给读者以查阅研究的方便。

四是走出象牙之塔。建国五十年来，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都有了研究成果，但这只是备受国内和国外专家、学者所关注，远未能为广大公众所了解和接受，尤其是专业的考古著作，一般读者不容易读懂。今天，我们要加强对文物考古的宣传，必须重视编写、出版有关文物考古方面的普及读物，以适应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需要。只有随着公众对文物保护意识不断增强，文物考古才能逐步走出象牙之塔。本书作者把文物考古、历史与文学三者结合的尝试，我看是成功的，它对普及文物考古知识和历史文化知识作出了贡献。如果我们考古界的同仁也能如此笔耕，文物考古走出象牙之塔也就有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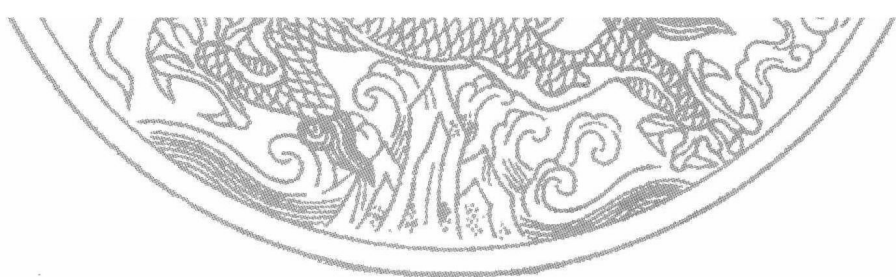
是为序。



2000年中秋节于羊城

【简介】 麦英豪，1929年生于广东番禺，毕业于广州大学教育系。20世纪50年代初从事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先后参加、主持了山西侯马晋

国铸铜遗址、北京大葆台汉墓、广州秦代造船遗址、西汉南越王墓、南越国宫署遗址等大型遗址墓葬的发掘工作。主编、撰写《广州汉墓》、《广州西村窑》、《西汉南越王墓》、《穗港汉墓》、《汉代番禺——广州秦汉考古举要》等大型图录和文物考古论著十余部、论文五十余篇。历任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队负责人、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博物馆馆长、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顾问、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名誉顾问、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多次获国家、省、市各种奖励与荣誉称号，2003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目 录

序 一部走出象牙塔的成功之作（麦英豪） 1

序 章 千年隐秘 1

第一章 端倪初露 7

- 石板下，一个黑乎乎的洞穴 7
- 地宫内，一扇倒塌的石门 12
- 夜幕中，一个身影钻出墓室 17
- 速向北京拍发电文 24

第二章 进入地宫 27

- 国务院领导的批示 27
- 考古人员云集象岗 33
- 解开木车移动之谜 38
- 大音有声 46
- 宴乐场所神秘的主人 53

第三章 南征百越 59

- 血战岭南 59
- 史禄与灵渠的开凿 67
- 岭南“通衢” 75

第四章 珍宝灿烂 81

- 悬空发掘与虎节面世 81
- 造型独特的铠甲 91
- 神奇的丝绸纺织工艺 98
- 又一个重要信息 105

第五章 秦汉兴替 109

- 平地起惊雷 109
- 猛士如云唱大风 114
- 丧钟为秦而鸣 123
- 四面楚歌动垓下 129

第六章 千年容颜初露 135

- 第二道石门轰然洞开 135
- 墓主棺槨今安在 142
- 玉器之最 147
- 发现丝缕玉衣 156
- 墓主的死亡年龄 162
- 镇墓之宝 167

第七章 南越称王 181

- 岭南割据 181
- 犄角之势 190
- 划岭而治 193
- 出使南越 199
- 南越国臣服 209

第八章 来自岭南的震撼 213

- 神奇的龟钮金印 213
- 凄惨的人殉制度 221
- 七名女人之死 226
- “蕃禺少内”与乘舆之谜 229
- 南越王墓的形制 232

第九章 南越国的兴亡 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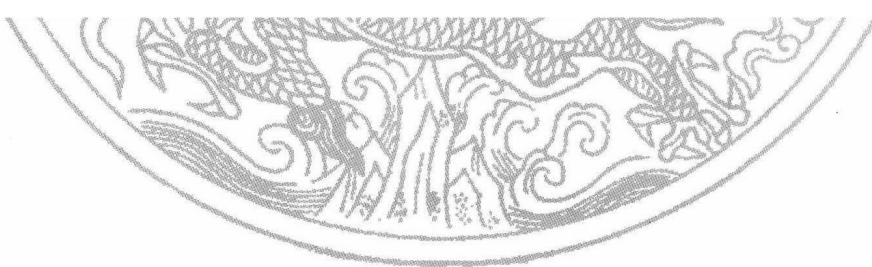
- 五岭起烽烟 243
- 血溅长安城 246
- 汉越罢兵再言和 251
- 南天支柱轰然倒塌 257
- 危机四伏南越国 263
- 历史的终结 269

第十章 余波不绝 273

- 令人费解的谜团 273
- 最后的秘境 283

主要参考文献 291

后 记 299



序 章

千年隐秘

西汉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深秋，割据岭南万里之地的南越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代开国雄主、南越王赵佗，终于走完了一百多个春秋的生命历程，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地抛下了为之经营、奋斗长达八十余年的恢弘基业，撒手归天。

这位南越王被誉为“南天支柱”，他的归西使南越国朝野上下顿时陷入了巨大的惊恐和悲恸之中。继位的次孙赵胡强忍哀痛，在纷乱的事务与动荡不安的局势中，召来忠诚的臣僚、丞相吕嘉密议，为其祖父——南越国的缔造者赵佗，举行了自开国以来规模最为隆重，也最为特殊、隐秘的盛大葬礼。

早在此前的若干时日，素以英武刚毅、老谋深算著称的南越王赵佗，不知是出于对自己亲手创立的这个王国前途未卜的忧虑，还是出于对盗墓者的恐惧，就在他处理着一件件政务的同时，也对身后之事做了周密的安排。他让自己的心腹重臣、丞相吕嘉，挑选一批得力的人马，在南越国都城番禺郊外的禺山、鸡笼岗、天井等连岗接岭的广袤地带，秘密开凿疑冢数十处，作为自己百年之后的藏

身之所，以让后人难辨真伪而不遭盗掘。

现在，赵佗已魂归西天。根据祖父临终前的密嘱，赵胡与吕嘉以及几位心腹臣僚在做了周密严谨的布置后，于国葬之日，派出重兵将整个城郊的连岗接岭处包围得密不透风。稍后，无论是规制，还是规模都极为相似的灵柩，同时从都城番禺的四门运出，行进的送葬队伍在灵幡的导引下，忽左忽右，忽进忽退，左右盘旋，神秘莫测。当运出的灵柩全部被安葬完毕后，除赵胡和身边的几个重要亲近大臣外，世人无一知晓盛放赵佗遗体的灵柩以及陪葬的无数瑰宝珍玩到底秘藏于何处。

就在赵佗谢世26年后的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历时93年的南越国，在汉武帝十万水陆大军的强攻下，宣告灭亡。曾盛极一时、威震万里边陲的南越国，在西汉一统的华夏版图上消失了。但是，关于南越在立国近一个世纪中发生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以及那些愉快或忧伤的故事，并未在世人的记忆中消失。尤令后人格外关切和念念不忘的是，南越王赵佗以及他子孙的墓葬连同陪葬的无数奇珍异宝到底匿藏于何处？

随着新的历史格局的形成和变迁，一个探寻和盗掘南越王墓的时机也随之到来。于是，那一心想着发鬼魂之财的各色人等，很快便坠入寻掘陵墓的征途之中。他们借着当年南越国遗老遗少留下的种种传闻以及史书秘笈显露的蛛丝马迹，踏遍了南越国故都番禺城外的白云山、越秀山以及方圆数百里的无数山冈野岭，企图探查到南越王的真正葬所。遗憾的是，这些人无不枉费心机，空手而归。

恍惚间，许多年过去了，尽管世人对探寻南越王墓、掘冢觅宝的欲望未减，痴心不改，但南越王赵佗及他后世子孙的亡魂，仍安然无恙地匿藏在山野草莽的隐秘之处，未露半点峥嵘。

斗转星移，岁月如水，历史在几度翻云覆雨的流变中敲响了大汉王朝的丧钟，在这丧钟敲响时那洪大凄凉的噪声中，一个魏、蜀、吴三国争雄、狼烟四起的新时代随之到来。就在这新一轮大拼杀、大动荡、大折腾的格局中，一次看似意外的事件，引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最为凶悍的寻掘南越王墓的狂飙。

黄武四年（公元225年）春，称帝不久的吴主孙权，为纪念先

父含辛茹苦创下的江东基业和施给后世子孙的福禄恩泽，突发慈悲之心，诏令治下臣民广修孙坚庙，以示永久的纪念与膜拜之情。诏令既出，举国响应，各地臣僚政客无不各显神通，争先恐后地开始行动起来。隶属于东吴版图之内、统治长沙地区的臣僚同样不敢怠慢，想尽招数，倾尽财力以应上谕。由于此时的长沙尚处于偏乡僻壤、地瘠民贫的穷困境地，致使臣僚们虽竭尽全力以图主子的褒奖，但终因规模庞大的孙坚庙费工颇多、耗资巨大，加之时间紧迫而感到举步维艰、难以应付。就在这使他们颇感尴尬与狼狈的境况中，不知是哪个官僚顿起邪念，向长沙的最高统治者献出了发冢掘墓、以鬼魂之财弥补修造孙坚庙之缺的主意。出乎多数人意料的是，这个主意竟在长沙上层统治者反复斟酌思量后，很快得到批准和实施。于是，由部分官吏和流氓无产者组成的盗墓队伍很快被组织起来，开始明火执仗地大肆盗掘。只十几天工夫，凡长沙城郊能搜寻到的大墓巨冢尽被挖掘一空，即使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由汉高祖刘邦亲自册封的第一代长沙王吴芮的墓葬也未能幸免。当群盗众匪在发掘吴芮那“广逾六十八丈”的巨冢时，意外发现这位死于公元前202年的长沙王，虽历四百多年的土埋水浸，仍衣帛完好，面色如生，犹如刚刚逝去一般，至于那随葬的大批奇珍异宝、丝帛服饰，更是光彩夺目、艳丽如鲜，令人瞠目结舌。

随着长沙郊外无数巨冢大墓的被盗掘，孙坚庙得以顺利建成。与此同时，长沙上层的大小臣僚也大大地发了一笔鬼魂财。作为一代霸主的吴大帝孙权，在得知先父的功德碑已赫然矗立于长沙的庙堂，并得到长沙官僚进献的奇珍异宝后，惊喜异常。他除毫不犹豫地为长沙官僚们大加封赏外，也从他们的行动中受到启示，感到发鬼魂之财实在是一笔无本万利的好买卖。在这个邪念的驱使下，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诏令官兵在都城建业（今南京）郊外悄悄干起了刨冢掘墓的勾当。当那些从坟堆里掘出的奇珍异宝源源不断地运往宫廷时，孙权更是精神大振、惊喜万分，并决定将这个买卖继续做下去，其地点不只局限于建业一地，还要将业务范围扩大到一切可能去的地方。主意打定，他便找来一帮臣僚专门负责打探巨冢珍宝的处所，当他得知南越国的国王赵佗死后曾随葬有大量奇珍异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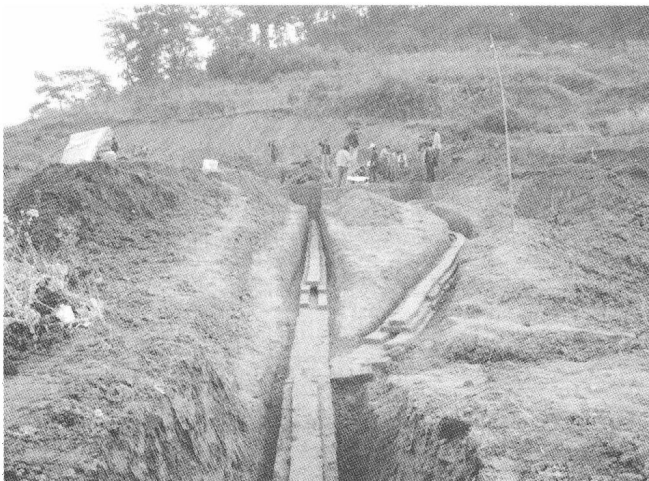
并一直未被后人盗掘时，立即命将军吕瑜亲率5000精兵，翻越雾瘴弥漫的五岭，在南越国故地大张旗鼓地搜寻、盗掘南越王家族特别是南越王赵佗的墓冢。由于南越王赵佗及其后世子孙的墓冢极其隐秘，吕瑜和手下兵将于番禺城外的山冈接岭处伐木毁林，凿山破石，四方钻探，在折腾了半年后，总算找到了赵佗曾孙、南越国的第三代王赵婴齐的墓葬，并从这座墓穴深处盗掘出“珍襦玉匣三具，金印三十，一皇帝信玺，一皇帝行玺，三钮铜镜”等大批珍宝。令孙权大帝感到遗憾的是，直到吕瑜的精兵不得不撤出岭南返回东吴腹地时，始终未能获取有关赵佗和其次孙赵胡的墓葬秘所，哪怕是点滴的线索。

孙权兵发岭南掘冢觅宝的行动，再度引发了当地掘冢刨墓的风潮。当吕瑜的大军撤出后，整个岭南大地盗贼蜂起，无数双贪婪的眼睛盯上了番禺城外那连绵的山冈野岭，并绞尽脑汁四处访凿，希图搜寻到连孙权大军都无从探访到的赵佗以及赵佗家族的墓葬。但让盗贼们恼恨和失望的是，任凭他们怎样地踏破铁鞋也无处寻觅，辉煌的梦想无不一个个变成泡沫，化为乌有。

当历史的长河跨越千年的时光隧道流淌到1916年5月11日，岭南台山一个叫黄葵石的农民，在广州东山龟岗建房时，不经意地在其地下挖出了一座南越国时期的古冢，从中出土了陶器、玉器、铜器等多件随葬品，同时还出土了上刻“甫一、甫二、甫十”等字样的椁板。这一古冢的意外发现，立即轰动了广州乃至整个中国学界，唤起了人们渐已淡忘的记忆，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便是当年孙权派将军吕瑜寻而未获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的墓冢。但有的学者在经过冷静而深入的研究后，认为这座古冢只不过是南越国某位高级贵族的墓葬而已，而真正南越国第一、第二代王的墓穴，仍在广州郊外的山冈接岭处深藏未露。于是，围绕东山龟岗古冢是否是南越王墓的问题，在中国学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论战波及之广，连当时最为著名的金石学家、国学大师王国维也卷了进来，从王氏留下的文章看，他对此墓属于南越王的墓葬坚信不疑。

就在这场吵吵嚷嚷、各执一词的论战中，现代田野考古学由中国北方传入偏南一隅的广州，1931年广州黄花学院的成立，标志着

岭南地区现代考古学的萌生与开始。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广州文物管理委员会宣告成立，意味着一个前景广阔的田野考古时代的到来。隶属于这个委员会的考古人员，以生逢其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凌厉之气，将南越王赵佗的陵墓列为重点调查、探寻的对象。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在为期三十多年的风云变幻中，考古人员根据汉朝陵墓大多远离



考古人员在广州郊外寻找赵佗及其子孙神秘的墓穴

都城百余里的特点，结合现代田野考古发掘知识，判断当年南越国的赵佗，也一定会承袭汉制，其陵墓不会建在广州近郊，而应在稍远的山峦深处。由此，考古人员依据这种推断，将调查、探寻的目标重点放在了广州城外远郊县区的荒山野岭之中，并于50年代到60年代短短的十年间，在广州市郊34个地点发掘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两百余座。但令这些新时代的考古骄子颇为沮丧的是，如此大面积地探寻和发掘，依然未发现赵佗及其子孙墓穴的半点线索。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代田野考古经验的积累，广州市考古人员渐渐感到过去的推断可能存在着失误和偏差，也就是说南越王赵佗及其子孙的墓冢可能在广州城的近郊而不是在偏远的山冈野岭。在这种新思维的驱使下，考古人员遂调整方向和目标，开始舍远求近，将重点放在城外近郊的调查和发掘上。1982年，时任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并主管考古业务的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率黄淼章、陈伟汉、冼锦祥等几员虎将，在广州城北门外一个叫象岗的小山包中，发现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墓葬，这个墓葬的发现使麦英豪等人异常欣喜，认为可能与赵佗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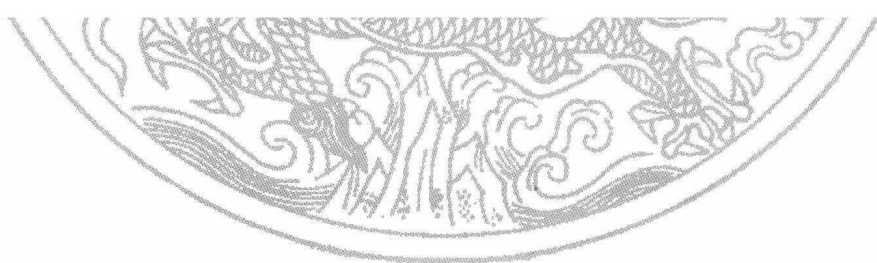
考古发掘的南越国时代文物



族的葬所有关。但当他们实际发掘后，才确切地得知，此次发现的只是汉朝王莽时期一个早已被盗过的贵族的墓葬，考古队员们再次由欣喜转为沮丧，对象岗这个小山包的探寻渐渐失去了热情，并将勘查地点移到他处。

这个时候的麦英豪及其手下的几员虎将们尚不知道，就在离他们的发掘现场仅有50米的半山腰中，竟埋藏着他们昼思夜想、苦苦探寻的千年隐秘。

有道是，虎去山还在，山在虎还来。一年之后，麦英豪等人再度重返象岗山，而这一次到来，等待他们的将是那千年隐秘的揭开以及整个岭南的震撼。



第一章

端倪初露

象岗小山包，一群凿石刨土的民工。断裂的石板下露出一个黑乎乎的洞穴，牵动了考古人员敏感的神经。深山藏古冢，探险大行动。夜幕下，幽暗的地宫透出灿烂的亮色，辉煌的宝藏令人心惊，南越王陵初露端倪……

石板下，一个黑乎乎的洞穴

1983年6月9日，这是一个无论对广州的大小官员还是平民百姓都无足轻重、极为平常的日子，整个广州市区的城里城外都没有什么格外引人注目的大事发生。尽管天空不时地落下些如雨似雾、缥缈不定的细小水珠，但天气仍让人感到有些闷热，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早已习惯，没有人感到什么异常和特别之处。大家都遵循生活早已为自己安排好的游戏规则，或喝茶，或聊天，或看报，或不住地忙碌奔波。偶尔有几个地痞流氓在菜市场或酒店、茶肆闹出点